



길 위의 집
路上的家

〔韩〕李惠敬 著 金莲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길 路

위 上

의 的



〔韩〕李惠敬 著
金莲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上的家 / (韩) 李惠敬著; 金莲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327-7004-5

I. ①路… II. ①李…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6415 号

길 위의 집 by 이혜경 (Lee Hye-Kyung)

Copyright © 1995 by Lee Hye-Kyung

Original Korean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in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图字: 09-2015-043 号

路上的家

[韩] 李惠敬 著 金莲兰 译

策划/陈一新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29,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5327-7004-5/I · 4241

定价: 3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目录

- 引子——回家/ 1
- 罂粟花摇曳的庭院/ 11
- 碧梧的启示/ 26
- 夏日正午/ 40
- 海边简易舞台/ 54
- 水中的时间/ 71
- 在地底下熬过的一季/ 89
- 车窗外的简易小站/ 105
- 当所有物体都被看成是人的时候/ 123
- 渐渐模糊的脸庞/ 137
- 妈妈，你在哪里？/ 153
- 在记忆的底层/ 167
- 银杏树勾勒的风景/ 183
- 跳上芦叶，青蛙都懂得改变颜色/ 199
- 世上所有的山脊/ 212
- 那是什么地方来着/ 228
- 路上的家/ 244

引子——回家

陌生的震颤音簸动着恩蓉的身躯。恩蓉被禁锢在洋粉般黏稠的空气当中，震波经过一次曲折，才能传递到恩蓉身上。恩蓉挥舞着胳膊，竭力拨开不依不饶地粘在身上的空气层。那声音，那声音是不是在喊我？可这空气怎么这般黏黏糊糊？叫我怎么拨开它？恩蓉挣扎着蓦地睁开了眼睛。

“他姑，他姑，你的电话。”

恩蓉用力吞下未能挣脱喉咙的喊叫，睁开了眼睛。浑浊的阳光下，对角线方向依稀露出嫂子的脸庞。恩蓉抬起头，欠起了身子，这才看清楚蹲在那里的嫂子。恩蓉反射性地抬起了脑袋。林格尔药水依然在淡淡地滴落着。我是否打了个盹？只见自己的手兀自攥着尹氏的手，倒挂着的吊瓶里的溶液水位，好像跟打盹之前看见的别无两样。

“你接接看，说是美珠呢。”

嫂子递过来无线电话的听筒。嫂子穿的大领口的T恤里显出瘦伶伶的锁骨。太瘦了，说不定是因为我……

“喂，你好？”

“是我，妈妈怎么样？”

“睡着了，大夫过来插上了吊针。”

恩蓉低声絮语着，悄悄起了身。恩蓉看着嫂子坐到尹氏的枕边，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可能是屋里暗的关系吧，阳光渗透进来的朝南客厅耀眼得就像刚刚从梦境睡醒。吉中老汉，还有哥哥弟弟们默默地坐在那里，互相交错着视线，不约而同地抬眼看了看恩蓉。恩蓉扭过头不理他们，径直走进厨房边上的小屋。

“神志还清醒吗？”

“就那样，好像还认得家里人。大夫说只要保持安静，没什么大碍的。”

“幸好没到严重的程度。哎，你累坏了吧？”

“都过去了，没什么……美珠……”

有团热辣辣的东西往恩蓉胸口上涌，恩蓉用力吞下了它。谢谢你，美珠。

“是美珠，问妈妈好点不。”

恩蓉把听筒放在茶几边上的电话机上，跟吉中老汉说。父亲，吉中老汉轻轻点了点头。粗糙的下巴上窜出来的灰黑的胡茬，令恩蓉心酸。

“爸，给您拿点饮料吧？”

“不用了，刚才他娘拿过了……”

“冰箱里有啤酒吧，咱们喝点。”

没等吉中老汉说完，允基打了岔。长久沉默后发出的声音浑浊嘶哑，仿佛是随口而出的语气，孤傲得全然不顾周边的视线。跟家人在一起，却还流露着我不是这家人的冷漠。望着允基，恩蓉不禁一凛。她第一次发现坐在允基身旁的仁基，长相酷肖允基，像到令人吃惊的程度。长长的脸庞，犀利的目光，连同开始长点肉的瘦削双颊……还以为他俩的长相正相反呢。相比之下，脸庞厚实，印象圆润的孝基跟他们一点不一样，而正基则有着挺受看的平凡的面孔。孝基用老好人般的表情，接过了话头。

“啊，有啤酒喝点也好，心里头快烧成炭了。”

“我去看看有没有。”

还要喝？凌晨刚刚闹了乱子，这才过了几个小时？恩蓉心里嘀咕着，可还是打开冰箱看了看。整整熬了两天两夜，借点酒劲也是必要的吧。还好，里面有两瓶啤酒。她把两瓶都拿出来，从多用途室的啤酒箱取出两瓶放回冰箱里。哥哥身体好像好多了，还胖了呢。听着恩蓉的客套话，嫂子撇撇嘴笑了。还好呢，都是喝酒喝的。

因为是别人的家当，拿点东西也不顺手。找出点鳀鱼、鱿鱼、松子之类的下酒菜，揭下贴在冰箱上面的起子，端了过来。

拉开房间的门，沉淀在阴暗小屋里的臊味扑面而来。那是尹氏身上散发的气味，只见她身子缩成了一团，像是浑身的精气流失殆尽。

母亲被正基扶着，缓缓走下车的时候，尹氏居然跟家里人咧了咧嘴。头发蓬乱得像鸟窝，干涩泛白的嘴唇之间撒落着用橡皮擦掉铅笔字时候的屑末般的苦笑。右手紧紧攥着已然枯萎得蔫巴的一朵玫瑰。那是什么时候摘下来的呢，没剩下几瓣花瓣。

“妈，你吓坏了吧？没事的，咱们回家了，没事的。”

恩蓉反复念叨着同样的话。走到公寓门口，不过几步的距离，尹氏却无力地瘫了下来，像一堆乱草。看样子是膝盖没有一点力气。瘫坐的时候，被扶起来的时候，尹氏总是噗噗地露出难为情的羞怯笑容。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搞的？这儿是什么地方，怎么孩子们都过来了？尹氏瘫在那里，抬眼望着围拢她的丈夫和子女，目光中仿佛掠过这样的疑问。

“在哪儿来着？”

“蚕室^①，没在打电话的人说的那个小区，在那旁边的小区呢。好像是小花园，种着树木呢，妈妈就在那儿坐着来着。还能认识人，跟我们笑了……”

正基压低嗓门说道，是有些湿润的声音。允基表情僵硬，木然地盯着电梯的楼层数字显示。

当热着稀粥的嫂子迎过来的时候，仿佛一直被帐幕罩着的尹氏无心的目光里荡起浅浅的涟漪。哦，是你，你个可怜的……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流露出些许情感的尹氏的眼睛，旋即变得

① 位于韩国首尔松坡区。

木呆。

“喂，孝基他娘……”

尹氏望着用悲伤的嗓门叫自己的吉中老汉，再次笑了笑。仿佛是掌管笑容的机关的螺丝松了，那笑容就像没有黏性的饭粒，干干巴巴的。

恩蓉帮尹氏摘下假牙，让她漱了漱口，用热毛巾擦了擦脸，最后帮她脱下了罩衫。尹氏攥紧手中的花朵，怎么也不肯松手。

“妈妈，您放开手，得洗洗呀。”

嫂子伸出手，欲拿下那朵花。尹氏的脸庞顿时因戒心僵住了。恩蓉拉住嫂子的手，不能这么来。

“妈妈，这花好漂亮哦。在哪儿弄的这么好看的花哟。妈妈你这是要给我的吧？”

恩蓉依次看着花朵和尹氏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听了这话，尹氏忽地撤了手上的劲儿。只见攥着蔫巴的玫瑰秆的手掌上有了被刺刺破的伤口。

“谢谢，妈妈。我好好收拾着，一会儿找花瓶插上。”

恩蓉特意把花儿举到尹氏眼前，然后把它放在尹氏眼睛看得到的地板上。

“好了嫂子，你脱下那只袖子。”

用湿毛巾揩干净上身，恩蓉脱下妈妈的袜子。不知走了多少路，左脚的大拇指坏了，变得乌黑。脱下了裙子。臊味原来冒自下胯内。是什么时候拉的呢？内裤因失禁的大便弄得一塌糊涂。

换了好几盆水，洗干净下身，恩蓉用干毛巾揩干了妈妈的身子。

曾经圆润的肚皮，只剩下几重松松垮垮的皱褶，年轻时应是浓密的阴毛，变成几根灰白的细毛，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每当初临盆尽情地扭曲了的骨盆，赤裸裸地显出了轮廓。干瘦得活像枯枝的膝盖没有一点力气，恩蓉把它扶起来，可一松手就又疲疲沓沓歪了下来。熬了一辈子的老骨头们仿佛在示威着，我们实在支撑不住了。

恩蓉给妈妈换上内衣，收拾脱下来的衣服，随后站起身。

“好了，我把它送到外面。”

嫂子正用湿毛巾抹着溅了水珠的炕，没有吭声，把眼睛转了过去。那眼睛比她正揩着的炕更湿淋淋。刻意忍受着的震颤，那绷得紧紧的弦，到底叫嫂子的泪眼给拨动了。嫂子这人其实死要面子，刚刚结婚那会儿，浮肿得看不出容貌也没哭出声来的呀，恩蓉扭过头，着意不看尹氏走出了房间。

“洗完了？”

是正基。这么点工夫就酒气上脸，眼圈变得微红。

“嗯哪，快睡着了吧。”

“是不是该请大夫？”

“我正想打电话呢。”

医生过来诊察了一下，让护士插上林格尔。血管不知藏哪儿去了，扎了第二针针头里才冒出血，俄顷重新流回尹氏的血管里。

“不过是受了一点惊吓。记着一段时间别让进硬食，房间要遮得暗一些，让病人安静。估计问题不大。”

“谢谢您。”

“大约三个来小时就能吊完针的。好好守着，到时候拔出来就可以了。可能小便要勤一点，请好好照顾一下。”

正基和仁基送大夫出去，恩蓉走进房间。尹氏抬起模糊的眼睛瞅了瞅恩蓉。拿掉假牙变得瘪瘪的嘴，嘴唇活像早晨开了一小会儿就缩回的喇叭花，那面庞却天真如婴儿。

“妈，这儿是允基哥哥的家呢，看着挺陌生，是不是？妈妈你来到汉城^①允基哥的家，我是跟着妈妈来的。咱们在这儿好好歇上几天，我再跟你一起回寒泉的家，好不好？要是困了你就睡吧，我在这儿看着。爸爸在外面，还有哥哥他们都在，你就放心睡吧。”

尹氏像是听懂了，眼神变得清澈些了。就像灯泡里的灯丝接上又掉，掉了再接上，尹氏的神志也是好一阵坏一阵。

“嫂子，你也在旁边躺一会儿，妈妈要睡了。”

“不要紧，我得准备午饭啊，大家早饭都没吃不是吗？”

“待会儿吧。你看他们不是一个一个都不想吃饭，还在喝啤酒吗？”

① 就是如今的首尔。韩国的首都几经改名，从 2005 年起将原中文名汉城改为首尔。

恩蓉塞给嫂子一只枕头。看着枕头，嫂子身不由己地歪了下来。

“他姑，你洗洗换身衣服吧。”

“等一会儿。等妈妈睡着了再说。”

迷迷糊糊，尹氏的眼上袭来了睡魔。尹氏大张着嘴，打了个哈欠。恩蓉这才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酸酸的汗味。整整三天了，连内衣都没顾上换，没头苍蝇般翻遍了城里的大街小巷。连头发都变得铁刷子般硬撅撅的。就像临考的人不洗头，不剪指甲，找妈妈的当儿恩蓉连内衣都不肯换。手指甲里面黑黑的。现在可以洗了。

“真是万幸啊，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了……”

“算我们运气好。嫂子你吓坏了吧？记不清楚有没有跟联络我们的人道谢了。”

恩蓉拿起玫瑰看了看。真奇怪妈怎么会拿着这么个玩意儿，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要不是那个女人，今晚大家的心还在受煎熬吧。只见那花梗已失去水分，变得干硬，黄色的花蕊边所剩无几的花瓣干巴巴地没有一点生机。洗手的时候，尹氏皱了皱眉头，恩蓉察看她的手掌，只见玫瑰的刺扎进巴掌留下了伤口。

“我说，你现在说这些有屁用？”

外面，传来孝基咋咋唬唬的嚷嚷声。刚要入睡的尹氏蓦地睁开眼睛，不安地左顾右盼着。

“他们那是怎么了？”

“谁知道呢……”

恩蓉兀自躺在那里，拍着尹氏的胸口。可能是吓坏了吧，她的胸口怦怦地、急骤地跳动着，就像捏在手里的小鸟在喘息。

“没有过去能有今天吗？妈妈成那个样子，怪谁呀？”

“你是说要怪我，还是怪爸爸？”

尹氏的眼睛不安地掠过房间。恩蓉朝着那眼睛笑了笑。没什么事的，妈妈。剧跳的胸口平复了一些。可能是消除了紧张的缘故，恩蓉的眼皮也开始发沉。正在朦胧入睡的当儿，恩蓉的手掌感觉到睡着了的尹氏打了个激灵。怦怦，平静下去的尹氏的胸口重新跳了起来。客厅里再次传来闹腾的动静。

太过分了。

一个苍老的人，满怀恐惧，徘徊在陌生街道上，熬了几天几夜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像一只被掏空了心的蜘蛛躺在那里，难得地想安安稳稳睡个好觉。可竟然要夺去她的安睡？自己还想置之不理……

“嫂子，你帮我看一会儿妈妈。”

恩蓉推开了房门。孝基和允基扯着嗓门吵着，吉中老汉则掏出轻易不抽的烟，正打火燃上。

“你们静一静好不好？别吓着妈妈，求求你们小点声吧。”

恩蓉回到房间关上了门。嫂子用不安的神色，察看恩蓉的动静。

“嫂子，我看今天用不着烧中饭了，你看看他们多来劲？饿

上一两顿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的心思好歪，说出口的瞬间，恩蓉醒悟到这点。这时，外面的喧嚷再次袭进房间。尹氏吃惊地睁开了眼睛。可能是睡了一小会儿的关系，浑浊的目光清澈了许多。

恩蓉再次推门走了出去。一点不提高嗓门，一点不抛洒愤怒的密度，用手指头一一指点着仿佛孤岛上的无主雕像或坐或站着的男人们，恩蓉一字一句地说：“你，你，你！给我闭嘴！把嘴巴缝上！你们这帮狗崽子！”

罌粟花摇曳的庭院

那个女的，贤姬藏在孝基家的暗间儿。为了防备吉中老汉来大儿子家，贤姬在白天不得迈出暗间一步。里屋和厢房用门板隔着，厢房的后面贴着这个小暗间儿。躺下两个大人就会挤得满满登登的这个暗间儿，可说是家里最安全的去处。因为，暗间里有着通往后院的格条门，后院还有着通往棉田的小门。

不知道大门什么时候会被气汹汹地拉开，住在门房里的恩蓉总是惴惴不安。不管家里的什么人出门，恩蓉总是赶紧起来关上大门。无论如何开门总得费点时间，这个念头令恩蓉下意识地做出这举动。

每当正在念高中的哥哥正基出出进进，恩蓉总是心惊肉跳。正基那似乎要踏破地面的有力的脚步声，每每让恩蓉生出爸爸过来的错觉。

大门口小小的花坛上百日红开得正艳。用预制块围出的小花坛，那预制块的每个洞眼都开着草杜鹃，似乎一碰即折的像纸片又像红唇的一棵罌粟花颤颤悠悠地开在那里。黑红的花瓣，只开

一天的花，每逢看见那花恩蓉总是陷入不可名状的不吉利的、妖冶的感觉当中。嫂子大惊小怪地说要是叫警察知道了会被抓走的，不知是不是因为那蛊惑人的妖媚，恩蓉总是感到不安。那花不像草杜鹃那么朴素，也不像百日红那么粗犷。每逢傍晚托着凄楚的深粉色花瓣悄然开放的草茉莉是不是跟罂粟有些相似呢？那草茉莉尚在文静地缩着花瓣。

敞开着房门，恩蓉不时地捋捋滑下来的头发，眼睛盯着作为暑假作业的编织活儿，耳朵则关注着连着大门口的胡同。作业是用白色的蕾丝线钩织花瓶垫。摆弄钩针的恩蓉淡然的眼珠子里满是恐惧。圆圆的、大大的瞳仁，平常总像望着远处的那温驯的目光，因为紧张沉重地闪烁着。贤姬姐不知在干什么……恩蓉坐着的地方，无法瞅见弯成 7 字形的正房的小暗间儿。屋檐下的石阶空无一人。刚刚三岁的小侄儿正在里屋睡觉，嫂子背着吃奶的最小的孩子上街买菜去了。

踢踢踏踏，胡同口传来脚步声。恩蓉揪得紧紧的胸口松开了。那是小两岁的弟弟仁基的动静。

“你看到了吧？可不敢再那样，啊？”

隔着小窗户传来仁基小声哄着谁的声音。恩蓉起身套上了鞋。得赶在敲门之前开门啊。只要大门口有动静，恩蓉就会想到贤姬姐的紧张，总是赶在敲门之前站起来。趿拉着运动鞋走到大门口。拽开门闩，拉开了大门。正待敲门的仁基举着一只手愣了一下。那长着一身粗拉拉黄褐色毛的小狗道尔扭开耷拉的脑袋，

避开了恩蓉的目光。

“这家伙，在哪儿来着？”

“基赫家。”

“又去那儿！不是告诉你不许去的吗？”

恩蓉对夹着尾巴偷偷迈过大门的道尔骂了一句。像风儿掠过草叶般细细的嗓音，要是说责骂分量实在太轻了点。道尔装作没听见，迈过门槛就蹀到有自家小窝的后院去了。虽然，不想让人看穿自己的心思，故意装得有些磨磨蹭蹭，却一眼就可看出它想躲过这些人自己待着的心思。看上仁基同学家的母狗，只要大门一开就钻出人们的胯下没命地跑出去的道尔，不惜越墙出走的道尔，可能是羞于见家人了吧。

道尔离家出走的时候是仁基去找，而仁基出走的时候则是道尔去找，人和狗总是这样互相找来找去。动不动就在桌子上扔下一封信离家出走的仁基，家人倾家出动找个昏天黑地，这个小冤家不是蜷缩在衣橱或阁楼里睡着了，就是被熟人发现驮在自行车后座上给送回来。

“你看，这天眼看就要黑了，这家伙自个儿蹲在那边小村庄的胡同口呢。问他去哪儿也不吱声。”送回来的大人在暮色中抱下背着书包的仁基说。他那个书包里肯定塞着衣服、日记本和叠成小疙瘩的几张纸币吧。这都多少次了？是不是游荡鬼附体了？都说犯了驿马煞，即使是王孙，也会变成乞丐的……仁基狠狠地挨了一顿剋，昏沉沉睡去，母亲尹氏坐在儿子的枕畔长吁短叹。